

张生

# 地铁1号线



地铁在昏暗的隧道中行进着，  
像要驶向一个不真实的地方，车厢里的  
光就像风中的蜡烛，发出了微弱  
一下闪烁了起来。  
姑娘，吃完饭后，他就到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去鬼混。一次，我在扫地铁时他  
吹嘘说，他是那家夜总会里收入最高的男公关。我问他在扫地铁时他  
锈钢扶手，像挂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无力的抖动着。  
非法吗？赵家骏听到从一个姑娘嘴里  
，回了一下头，可这时地铁的车门已经关上了。  
车门的玻璃，他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幸福的搂在一起。  
CALL FOR

张生

# 地铁1号线



B1286230

地铁在昏暗的隧道中行进着，  
就像要驶向一个不真实的地方。车厢里的  
灯光就像风中的蜡烛，发出了微弱  
光一下闪烁了起来。  
的姑娘，吃完饭后，他就到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去卖唱。一次，我在扫她时他  
向我吹嘘说，他是那家夜总会里收入  
不锈钢扶手，像挂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无力的抖  
垂非法则？赵家骏听到从一个姑娘嘴里  
字，回了一下头，可这时地铁的车门已经关上了。  
过车门的玻璃，他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幸福的搂在一起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铁一号线/张生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4. 1

(作家和他的城市)

ISBN 7-80131-899-4

I. 地...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060 号

**地铁一号线**

张 生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印刷

730 × 970 1/16 11.25 印张 1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131 - 899 - 4/I · 142

---

定价: 19.00 元



## 热爱细节的张生

郜元宝

张生从南京毕业来上海工作，小说创作收获颇丰。他自己也非常投入，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当众宣布“我要把它写成小说”，而且一有机会就和文学悲观主义者们争得面红耳赤。但他有时也会对小说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一会儿为了生计撰述“广告学”，一会儿写散文，一会儿研究穆时英和《现代》杂志，就是证据。

这样就发展到有一次竟然兴奋地告诉我，受某人影响，他正在攻读海德格尔。张生研究海德格尔很快就有了心得，他说熊伟在德国跟“海老师”学习，最大的功德就是把“Dasein”用中文翻成“亲在”并带回中国，而他自己读海德格尔的收获，就是学到了“亲在”这个词。流行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不用熊伟译法，换了另外一个不相干的词，张生为之不悦者累日，尽管他很喜欢这个译本，对译者陈嘉映佩服得五体投地，爱屋及乌，逢人就推荐陈的一本哲学随笔集，但对陈将“Dasein”译成“此在”，始终耿耿于怀。

张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说什么都很认真，很“强调”，以至于让你怀疑他是否真的那么在乎所说的一切：反之，当他目光如

炬盯着你开玩笑时，你又会怀疑那里面说不定有很认真的东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正是小说家的惯伎罢。

但关于海德格尔那句戏言，确实有他的体会在里面。有阵子聊天，他老是“亲在”、“亲在”嚷个不停，以至于凡对某小说或散文有共鸣——首先是他自己写作的最高追求。如果用最无海德格尔气味的大白话说出来，就是：他想用小说建立一种让你有如亲临现场的真实感。

两年前初读张生小说，第一个判断是又一个马原、格非的后继者。站在故事和读者之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而又喜欢把真实的人名地名写进小说的作家，我认为或多或少都中了马原、格非的毒。马原、格非(或者他们共同的老师博尔赫斯)已经让人吃不消了，再来那么多模仿者，委实多余。所以一开始对张生小说并无什么好印象，拿到手的第一个中篇《梁思成》就几乎没有耐心仔细读完，大有悖于评论者的职业道德。

对张生小说态度的转变，说起来也很不符合评论者的职业道德，且充分暴露了一个人的自私：开始接受、注意甚至喜欢张生，竟因为他越来越频繁地在叙述过程中提到“五角场”——我十六岁至今大部分时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因为这种出于自私的偏爱，对他小说中经常出现“闵行”、“徐家汇”、“交大”、“外滩”、“四平路”、“乍浦路”这些上海地名乃至直接取自朋友圈子的真名真姓，也慢慢见怪不怪了。

张生经常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于小说，虽然不能排除马原、格非影响的痕迹，却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在纯粹虚构的作品中故意让真人真事出场，以制造某种效果，好象舞台上正演着古装戏，演员突然叫出台下某观众的名字，逗得哄堂大笑。这种叙述方法有段时间讨论得很热闹。我觉得张生采取这种方式，并不

是如那时许多理论家在评论马原、格非时所说的，意在打破经典虚构小说的幻觉真实，提醒读者不要信以为真：“‘我’正讲故事呢”。

张生的目的不是这个，他恰恰要人相信虚构的真实性。换言之，他希望在小说和生活之间建立某种无须任何中介的直接联系。这似乎有一种悖论：既承认小说是虚构，又强调小说中提及的事件的真实性；既不以虚构排斥事实，也不以事实排斥虚构，鱼与熊掌兼得，虚构与真实和平共处，不许任何一方一统天下，从而剥夺另一方打动读者（取信于读者）的力量。

张生的小说于是成为事实和虚构并存的二元结构，他的工作，则是寻找二元结构的一元的共性，让事实和虚构在某一点上消融于对方。读《外滩》、《五角场的凤凰》、《芥末》等小说，你会被他所虚构的基本故事情节以及这些情节散发的感情所吸引，同时也会顺着他所强调的一些“事实”想象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最有张生味道的看似平淡实则相当用心的一篇“散文”）。

不管在事实的刺激还是虚构的启示下想象我们共同拥有的时代，回味作为同时代人的我们所经历的虽然具体时空并不重叠但总是大致相似的事件，发掘生活中似曾相识的场景背后神秘的形式意味，张生乐此不疲。为此，无论在事实抑或虚构方面，他都特别热衷于细节，他的叙述与其说是细节的串联，还不如说是叙述者对重要细节某些局部内容持续的推敲和查验，由此带出与之相关的其他细节，并生出进一步推敲和查验这些新的细节的必要性。

不是细节本身的联系，而是一心要找出这种联系的叙述者对这些细节不辞劳苦地进行推敲和查验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小说的

主要内容。在张生小说中，“生活”，不是外在于人的一道河流，有它自己的流量和方向，而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自己可以控制和应该控制的历史，只因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领悟的“抓紧或耽误”，历史才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张生小说的叙述起点，就是那样依然有把柄在手但大部分内容已经模糊或正在模糊起来的某些关键细节；其叙述的动力，就是追寻这些细节已经不太清晰的部分的兴趣，或者说害怕那些细节终于变得彻底模糊而不可追寻的焦虑。张生从来不关心宏大命题，让他“烦神”（又是海德格尔！）的始终是那些在明暗之间摇曳不定的细节。

这心态，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追问起来，或许和作者的童年经历有隐秘的联系。比如因为在关键时刻没有回想起发生的事件的细节而遭到刻骨铭心的惩罚，由此造成“心理情结”，驱使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确定为对一些关键细节不厌其烦的神经质的追究、考辩、查验、交代、修补、复原。但我非心理学专家，感兴趣的不是他何以这样写，而是他这样写在我自己内心引起的回应——某种类似的心理习惯的自觉。

我们其实都希望在流逝的时间中留驻点什么，并多少已经将生命寄托于这种努力之上。我们总是将记忆筛选出来的事实提到真实的高度，但真实如视线中的景物，本来还算清晰，用心凝视，希望固定它，摄取它，就开始晃动，变形，模糊，直至消失。留驻真实的希望和害怕真实消失的恐惧之强度总是成正比，真实也确实往往就在这种希望和恐惧的交织中大面积丢失。我们对真实和一些与真实有关的细节的“烦神”于是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往往在生命的尽头还惦记着“一些人和一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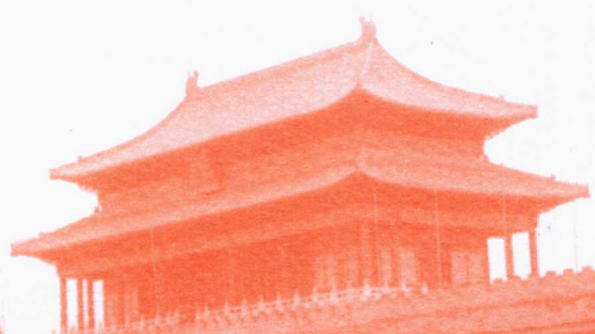
真实总容易湮没；相对于渴望抓住真实的心，所有的真实都十分狡猾，它们是反语言和反记忆的。张生希望用记忆之网留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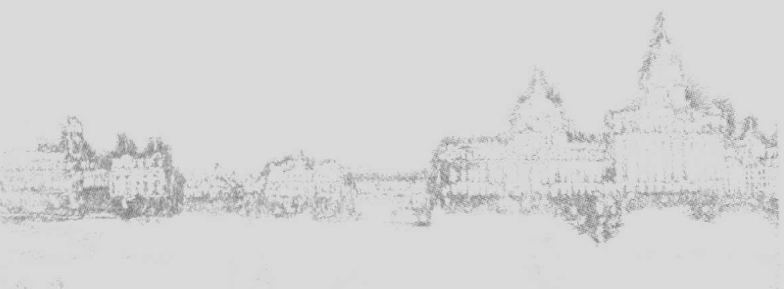
真实，几乎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它起于认识到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差距，最终发现这种差距在一番努力之后，不仅没有缩短，反而越来越大了。不甘心的他于是成为真实的神话的俘虏，或者说是真实的法官所判决的永久的囚徒。

真实始终是和权力有关的叙事，或直接就是权力话语的产品。人们(包括小说家)和真实的关系，不过是他们在真实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反映。历史上和真实有关的文学艺术家一般总是他们时代的强者和英雄，他们关于真实的叙述，本身就是打着他们的印记的某种权力的缔建。和我们这个时代众多的小说家一样，张生不是过去时代任何类型的强者和英雄，他也属于自动从权力话语圈退出的无力的知识分子，只希望在权力不能达到的边缘捡拾一些对自己有意义的细节的真实。

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像拾荒者那样捡拾琐碎的细节真实的工作不管如何用心，如何卓著，一旦放回荒诞不堪的大背景，马上就会重新混乱起来，最后模糊得一塌糊涂。于是张生就只能围着一些可怜的细节“烦忙”，永远没有希望拥有更大更坚固的真实；由此而来的空虚与焦虑不能用对细节的热爱来冲淡，相反，对细节的热爱恰恰会加剧因为基本真实的匮乏所导致的持久的空虚与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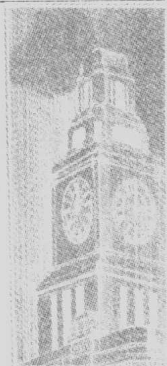
从前闻一多曾说“初唐四杰”是“宫体诗的自赎”，我想依样画葫芦，说张生是本欲建立真实感却反而更清楚地发现真实总在丧失的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自赎。“自赎”不是对罪的取消，而是在发现罪的不能取消之后自觉承当该当的惩罚，张生对小说疯狂的投入和与此同时的心不在焉，是否正因为对这种困境有一种清醒意识呢？





# 目 录

|         |     |
|---------|-----|
| 地铁一号线   | 1   |
| 芥 末     | 34  |
| 外 滩     | 111 |
| 他的名字叫衬衫 | 135 |
| 五角场的凤凰  | 153 |



## 地铁一号线

一号线的地铁就要进站了。从隧道深处刮来一阵凉风，把赵家骏的头发吹了起来。因为是冬天，站台里没有空调，他感到身上有些冷，就拉了拉衣领，往后退了一步。可他没想到踩了一个人的脚，忙转过头要道个歉，但紧贴着他站在他身后的几个人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个个都面无表情，不动声色。赵家骏只好把头又转了回来。这几年，在上海这种磕磕绊绊的事似乎大家都习惯了，要是过去，非吵吵嚷嚷争出个对错来不可。也许是这些年上海人有了点钱，素质也跟着提高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的素质提高后，时间观念也变强了，不管干什么事，大家都要抢在前面，惟恐落后，就像现在，又不是高峰期，车站里也没几个人，可还是和上下班时一样，你挤我我挤你的，好像不挤这么一下就没乘车的气氛，就不算坐了地铁似的。

风突然变大了。地铁呼啸着进了站，在滑过几节车厢后，缓缓地停了下来。赵家骏上了地铁，走到里边的那扇车门旁站了下来。他的对面是两个青年男女，男的穿着一身深色的西服和风衣，人长得很神气，女的身材很好，留着一头整齐的长发，也穿了一套同样颜色的衣服，趴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因为是背对着

自己，所以赵家骏看不清她的脸，但她的背影足以让人怦然心动。两个人显然正处于热恋之中，一路上，那个男的始终搂着这个姑娘在低声说着什么，不时，他还默默地亲吻一下她的后颈，一副幸福、甜蜜的样子。

赵家骏不禁触景生情，他想，如果时间能回到半年前，站在这里的那个男的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而那个姑娘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邓蕙，是的，邓蕙，除了她，还能有谁呢？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和她泡在一起，就像眼前这对情侣一样，他们也常穿着一套同样颜色的衣服在这条一号线的地铁上卿卿我我。如今，地铁依然在灯光里摇晃，但过去的那一幕已经远去，消失在了黑暗的隧道之中。

他闭上眼睛，在他的脑海深处，又一次浮现出了邓蕙那一张像精美的瓷器一样的脸，白润，细洁，光泽，似乎永远也不会生长出一丝皱纹。也许正是这样，邓蕙拍的相片才每一张都那么漂亮。当时，他曾经把邓蕙的很多相片都扫到了自己的手提电脑里，一有空，他就打开看一下，有时甚至坐在公交车上他也会忙里偷闲地看看邓蕙的相片，好像永远也看不够似的。可他们一分手，他就把邓蕙的相片删除到了文件回收站里，偶尔打开一次，连看一眼都觉得腻味。

现在想想，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游戏，滑稽透顶。不知谁曾经说过，恋爱时，女人要比男人傻很多，其实这是胡说八道。就他个人的亲身体会而言，在恋爱时，如果女人是傻瓜的话，那男人就是傻瓜中的傻瓜，笨蛋。

赵家骏的身子晃了一下，地铁再次戛然而止。人民广场站到了。刚才的那对男女已经向车门走去，赵家骏赶紧跟上，可出了地铁还没走多远，熙熙攘攘的乘客就把他们冲散了。那两个人很

快就走进了人流之中，一直到最后，赵家骏也没能看到那个姑娘的脸。他感到有点遗憾。在地铁上时，他只要脸皮稍微厚点，换个位置，绕到那个男人的背后就能看到姑娘究竟长得怎么样，这说明，他的脸皮还是太薄了。就像今天，他完全可以拒绝邓蕙，不来见她，但他还是抹不开面子，邓蕙一叫他，他马上就向公司里撒谎说他病了，请了一天假来见邓蕙。这也说明，在潜意识里，他还对邓蕙抱有幻想，他的心也还没死。

在明亮的灯光下，赵家骏一边跟着出站的人群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一边看着两侧的墙上悬挂着的各式各样的内衣，巧克力，方便面，药品，还有早已倒闭了的网站的广告，漂亮的画面，温暖的色调，以及漂亮的女人，共同构成了这些广告的特色。而几乎从每一个美女的身上，赵家骏都找到了邓蕙的影子。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刚才之所以想知道那个姑娘长什么样子，就是因为她的背影太像邓蕙了。

可能是通道里比较暖和，赵家骏从地铁口一出来，就打了一个哆嗦，一股新鲜、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天很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手拍了拍自己的脸，让自己冷静，清醒过来。往事如烟，就是他想，邓蕙也不会再答应他回到过去了。

冬日的阳光是和煦的，但它比夏天还耀眼。

冬日的阳光是和煦的，  
但它比夏天还耀眼。



赵家骏向广场中央的大喷水池走去，成群的鸽子不时飞舞到空中，旋转着，扇动着翅膀从他的头顶掠过，又滑向绿色的草坪。喷水池边，有一些老年人正随着一台录音机放出的音乐在跳交谊舞，还有一些游客拿着相机，背对着像一口大锅一样的博物馆在拍照留念。远远地，他还能看见人民大道对面的市政府门前站着执勤的两个一动不动的武警。邓蕙还没有来。赵家骏掏出一支烟点上。有人在放风筝，一只长长的蜈蚣在天上无声地卷动着自己黑色的身体。

“赵家骏。”

听到有人喊他，他转过头看一下。原来是邓蕙。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投入？”

“风筝，”赵家骏指着天空中那只蜈蚣说，“就是那只，黑色的，还没飞起来。”

邓蕙还是老样子，里面是裙装，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红色鸭绒大衣，显得风姿动人。唯一的变化是以前的浓密的长发剪了，留了一头短发，不过，这又让妩媚的她平添了几分飒爽之气。

赵家骏放了心，地铁里碰见的那个姑娘不是邓蕙。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问。

“我刚到，”邓蕙看了看表。

“找个地方坐坐？”

“可以，反正很快到中午了，就到西藏路的那家必胜客去好了，你不是一直喜欢吃披萨吗？”

邓蕙以商量的口气问他，这是过去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过的。他看了邓蕙一眼。

“怎么，不想去，不至于刚见到我就想走吧？那就换个地方，还到美术馆咖啡厅怎样？”邓蕙以为他不想去，就又问了一句。

一幢外形美观的  
欧式古典建筑



美术馆的圆形的大自鸣钟就在眼前，这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跑马场边建成的大厦，是一幢外形美观的欧式古典建筑，高耸的塔楼是它的标志。他曾和邓蕙在里面那间飘着香味的咖啡厅里消磨过许多难忘的时光，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就是去了又怎样呢？是的，他确实有点想走，但他又没有勇气。

“不，”他尴尬地笑了笑，“还是去吃比萨吧，你不怕旧地重游我还怕呢。”

“不至于吧？既然这样，那我们还是去吃比萨好了。”

邓蕙像过去一样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拉着他往喷水池下面走去。这让他感到多少有些不自在。

“别紧张，我的男朋友魏明远先生不在这里，”邓蕙笑着挖苦了他一句，“没人盯梢。”

也许是只顾着说话，没有看路，下到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邓蕙的腿一软，差点摔倒，赵家骏赶紧扶住了她。邓蕙皱了一下眉头，但很快挺直了身子，看也不看他就继续往下走去。

那家必胜客餐厅在二楼，他们乘电梯到了楼上，店里的人不多，引座的小姐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位置，窗户下面，正对着一条马路，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阳光也能射进来。赵家骏对那位小姐说了声谢谢。那位小姐会心地笑了，她很可能把他们当成了一对情侣。

“找我有何事？”他一坐下来就问。

“急什么？没事就不能找你了，”邓蕙把大衣脱下来，放在了一边。

店里的温度并不高，邓蕙却热得流了汗。她抽出一张餐巾纸，开始擦额头上的汗。

“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家骏说。